

國學十典

冊十四



詩
經

國學十典

詩經

劉毓慶 李蹊 譯注

中華書局

小旻

旻天疾威〔二〕，敷于下土〔三〕。謀猶回遹〔三〕，何日斯沮〔四〕？謀臧不從〔五〕，不臧覆用〔六〕。我視謀猶，亦孔之邛〔七〕！

滄滄訛訛〔八〕，亦孔之哀！謀之其臧，則具是違〔九〕；謀之不臧，則具是依。我視謀猶，伊于胡底〔一〇〕！

我龜既厭〔一一〕，不我告猶〔一二〕。謀夫孔多〔一三〕，是用不集〔一四〕。發言盈庭〔一五〕，誰敢執其咎〔一六〕？如匪行邁謀〔一七〕，是用不得于道。

哀哉爲猶，匪先民是程〔一八〕，匪大猶是經〔一九〕；維邇言是聽〔二〇〕，維邇言是爭〔二一〕！如彼築室于道謀，是用不潰于成〔二二〕。

國雖靡止〔二三〕，或聖或否〔二四〕。民雖靡盬〔二五〕，或哲或謀〔二六〕，或肅或艾〔二七〕。如彼泉流，無淪胥以敗〔二八〕！

不敢暴虎〔二九〕，不敢馮河〔三〇〕。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戰戰兢兢〔三一〕，如臨深淵〔三二〕，如履薄冰〔三三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旻（mǐn）天：詳《雨無正》注。

〔二〕敷：佈。下土：與「旻天」相對。土，猶「地」，指人間。言上天降災，徧佈於人間。

〔三〕謀猶：指計劃、政策。回遹（yǔ）：邪曲不正。

〔四〕沮：終止。

〔五〕謀臧不從：此句言不聽從好的謀略。斥責周王善惡不辨。謀臧，即好的計謀。從，聽從。

〔六〕覆用：反而採用。

〔七〕疇（qiòng）：病，指弊病。

〔八〕滄滄（xǐ）：又作「歛」，有斂聚之意。指小人之相互附和。訛（nǐ），通「訾」，有詆毀之意。

〔九〕具：俱。此數句言：小人對好的謀略都反對；對不好的謀略，卻都依隨，沒有一定原則。

〔一〇〕伊于胡底：言如此下去，國家將何所至（走向何處）？伊，語詞，猶「將」。胡，何。底，至。

〔一一〕龜：指占卜用的龜甲。

〔一二〕猶：道，謀。

〔一三〕謀夫：謀士。

〔一四〕集：集中，成就。

〔一五〕盈庭：充滿大庭（朝廷）。指發言的人很多，滿庭議論紛紛。

〔一六〕執：持，擔當。咎：罪過，罪責。

〔一七〕匪：彼。行邁：行道之人。謀：諮詢，商量。或以爲與下章「如彼築室於道謀，是用不潰於成」，相對成

文，「行邁」「下奪」「於室」之類的兩個字。其說可參。

〔一八〕程：做法。

〔一九〕大猶：大道，大道理。經：行，遵循。言哀嘆如此爲謀，不取法古人，不遵循大道。

〔二〇〕邇言：淺近、沒有見地之言。

〔二一〕爭：爭進。一說爭取。

〔二二〕潰：「遂」之假借，即達到之意。此言如同築室，問謀於路人，所以不能成功。

〔二三〕靡止：無福。止，通「祉」。一說止，禮也。

〔二四〕或聖或否：此言國家雖無福氣，但聖智與非聖智之人都有。聖，指賢能、智慧之人。

〔二五〕靡廬：不多。廬，盛多。或訓廬爲「法」。

〔二六〕哲：明哲。謀：靈敏，善謀。

〔二七〕肅：恭謹，嚴肅。艾（刈）：治理。

〔二八〕淪胥：相率，一個接一個地。此與上句當連讀，意謂：不要像流水那樣，滔滔流去，不能復返，相率至於敗亡之境。一說「無」爲發語詞。

〔二九〕暴虎：徒步與虎搏鬥。

〔三〇〕馮（hóng）河：無舟渡水，徒涉。

〔三一〕戰戰兢兢：恐懼戒慎之狀。

〔三二〕臨：面對著。

〔三三〕「如履薄冰」以上三句：言詩人見國家在危亡之中，惴惴不安，如同面臨無底深淵，如同腳踏薄冰之上，時刻擔心出事。履，踏。

【譯文】

反常的上天施展它可怕的威力，禍患的跡象普遍地呈現於大地。朝廷謀劃的政策這樣邪曲不正，不知道甚麼時候纔算是個終極？那謀劃完好的政策天子不聽從，對那些壞主意卻反而聽信不疑。我看君王採納的許多治國策略，

那裏面隱藏著極其嚴重的問題！小人們當面附和背地裏詆毀，這實在令人感到巨大的悲痛！你看那政策謀劃得多麼完

美，我們君王卻全面地予以否定；那些一眼就看出不好的政策，我們的君王卻又全面地順從。我看君王采取的這許多策略，

將把國家拖到甚麼樣的絕境！反復地占卜連神龜也感到厭煩，它已經不再告知謀劃是吉是凶。朝廷上參與謀劃的人太多太多，七嘴八舌甚麼事情都想辦成。只聽得發言的聲音充滿了朝堂，有誰能敢於把國家的責任擔承？尤如向流浪漢打聽旅塗的終點，

那就不可能得到那正確的行程。可悲啊他們做計劃的時候，全不仿倣古人的標準進行，也不遵循公理大道的路徑；只聽信膚淺之見急功近利，羣小則爭進淺見競相邀寵！就像那蓋房卻向路人商量，所以就絕然不能順利成功。

國家雖然沒有福分，人也有聰明或愚笨。人民雖然不够衆多，也不乏明智和聰敏，有的多才有的嚴謹。不能像滾滾的泉水，隨流不返敗落消沈！

不敢徒步與猛虎搏鬥，不能無舟而橫渡河流。人們都知道這個淺顯的道理，卻不懂其他更為可怕的事由。要心懷戒懼謹慎從事，就像面臨萬丈深淵那樣小心，就像初冬季節在薄冰上行走。

【評析】

這首詩揭露周王信小人而遠忠貞，感到國事日非，無可奈何，表現出極大的憂懼。

這首志士憂國之詩，詩人對周王聽信小人邪說，不辨忠姦，感到無比憂慮，但又無能為力。一章傷上天降災，國無善政。鍾惺曰：「『敷』字好字面，用在『疾威』上最苦。」二章言小人之同而不和，相互為惡。鍾惺曰：「二『具』字已成一雷同世界，國欲不亡，不可得也。」三章傷人多嘴雜，而無良策。一「厭」字寫出靈龜性情，而靈龜之性情即人之性情也。四章言無大謀而從淺見之言，故無成功。五章為勸勉之詞。姚際恒曰：「此篇本主謀說，故引用《洪範》五事之『謀』，而以『聖、哲、肅、艾』連言陪之，讀古人書，須覷破其意旨所在，以分主客，毋徒忽略混過也。」六章言已

獨爲國擔憂。孫月峰曰：「以上通論謀，皆是實說。維此章寓言微婉，蓋嘆息省戒，以申其惓惓未盡之意。」末尾三句成爲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做人辦事的警句，誠千載不易之座右銘。而爲人君者、爲執政者，所爲牽動全局，尤不可忽焉。篇中反復言「謀」，皆由王惑於邪謀而發。詩以「旻天疾威」起，以「如履薄冰」收，中以「謀」字輾轉其間，將形勢之危急、國事之無著、作者之恐懼，一並托出。

小宛

宛彼鳴鳩〔一〕，翰飛戾天〔二〕。我心憂傷，念昔先人〔三〕。明發不寐〔四〕，有懷二人〔五〕。

人之齊聖〔六〕，飲酒溫克〔七〕。彼昏不知〔八〕，壹醉日富〔九〕。各敬爾儀〔一〇〕，天命不又〔一一〕。

中原有菽〔一二〕，庶民采之。螟蛉有子〔一三〕，蜾蠃負之〔一四〕。教誨爾子，式穀似之〔一五〕。

題彼脊令〔一六〕，載飛載鳴。我日斯邁〔一七〕，而月斯征〔一八〕。夙興夜寐，毋忝爾所生〔一九〕。

交交桑扈〔二〇〕，率場啄粟〔二一〕。哀我填寡〔二二〕，宜岸宜獄〔二三〕？握粟出卜〔二四〕，自何能穀〔二五〕？

溫溫恭人〔二六〕，如集於木〔二七〕。惴惴小心〔二八〕，如臨於穀。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宛：小貌。或以爲短尾貌。鳴鳩：又名鵲鳩、鵲雕、鵲鵒。似山鵲而小，短尾。一說斑鳩。

〔二〕翰飛：高飛。翰，高。戾：至。或以爲「麗」，即附著。

〔三〕先人：祖先。

〔四〕明發：二字同義，都是醒的意思。

〔五〕二人：指父母二人。

〔六〕齊聖：聰明睿智之稱。與下文「彼昏不知」相對。齊，知慮敏捷。

〔七〕溫克：蘊藉自持。

〔八〕知：智。

〔九〕壹：語助詞。一說專一，或訓「聚」。富：多，盛。或以爲「日」爲「曰」字之誤，「富」當讀爲「福」。其

說亦通。

〔一〇〕敬：通「儆」，警誡，戒慎。儀：威儀。

〔一一〕又：通「佑」，佑助。

〔一二〕中原：原田之中。菽：大豆，這裏指豆葉，即藿。

〔一三〕螟蛉：桑上小青蟲。

〔一四〕蜾蠃（guǒ lǚ）：土蜂的一種，又叫細腰蜂。細腰蜂以泥土作巢於樹枝或壁間，捕螟蛉幼蟲納入巢中，以尾

刺注毒液於其體內，使之麻痹而不腐敗，供蜾蠃幼蟲作食料，螟蛉食盡則蜾蠃長成。古人誤以爲蜾蠃養育螟

蛉成爲己子。人稱養子爲「螟蛉子」，即源於此。

「一五」式穀似之：教育你的子孫，要好好繼承祖德。式，發語詞，或訓「用」。穀，善。似，「嗣」之借字，繼承，繼嗣。

「一六」題彼：猶「提提(Si)」，飛行之貌。

「一七」斯：語詞。邁：行，指遠行，行役。

「一八」而：你。

「一九」忝：辱沒，有愧於。爾所生：爾所由生，指父母。

「二〇」交交：鳥鳴聲，即「咬咬」。或以爲往來飛翔貌。一說小貌。桑扈：鳥名，又名竊脂、青雀、蠟嘴，好食粟稻。

「二一」率：循，沿著。場：指曬穀場。啄：鳥以喙取食。

「二二」填寡：病貧交加。填：「瘕」之假借，訓「病」。

「二三」宜：乃。岸：又作「犴」，古以爲犴、獄是兩種不同級別的牢獄之稱。這裏泛指監獄。

「二四」握粟出卜：或以爲以粟祀神，或以爲以粟酬謝卜者，或以爲卜通「付」，給予。

「二五」穀：善，吉利。或以「自何能穀」以上二句意爲給一把米，怎能改善生活？

「二六」溫溫，和柔貌。恭人：恭謹守禮的人。

「二七」如集於木：如鳥之集於樹木，懼怕墜落。

「二八」惴惴，恐懼戒慎貌。

【譯文】

你看那小小的鳴鳩，飛翔在高遠的天空。我心中充滿了憂傷，懷念那遙遠的祖宗。醒來後再不能入睡，想到父母心情

沈重。

一個人假如聰明敏捷，即便醉酒也溫厚自重。那些糊塗無知的傢夥，卻日醉一日醉死夢生。請諸位警惕不失威儀，上天的恩賜已經不靈。

原野中生長茂盛的大荳，老百姓采摘那豆葉充飢。小青蟲在桑葉上產了子，細腰蜂把它背回洞裏。你也要教誨自己的孩子，好好地繼承祖先的品質。

那空中飛翔的鵲鴿，一邊翻飛一邊鳴叫。我一天天遠行服役，你也月月征塗勤勞。記住要早起晚睡努力從事，不要辱沒父母的教導。

那交交啼叫的蠟嘴鳥，沿著曬穀場啄食粟米。可憐我們已貧病交加，就活該被關進那牢獄？抓把米出門去求蔔問吉，怎能指望有好的結局？

做一個溫厚謙恭守禮的人，要像鳥落在樹上一樣小心。時時要警惕處處都要戒懼，就像面對萬丈深穀般謹慎。要懷著戒備和恐懼的心情，就像走在薄冰上惟恐沈淪。

【評析】

這篇詩主要表達的是動亂時代兄弟互相警誡勸勉之意。

朱熹說：「此大夫遭時之亂，而兄弟相戒免禍之詩。」方玉潤則說：「今玩詩詞，首章欲承先志，次章慨世多嗜酒失儀，三教子，四勸弟，五、六則荀善自警，無非座右銘。言固非『刺王』（按：指詩序說），亦何嘗有『遭亂』詞？」在背景分析上，雖與朱說有異，而對本詩內容的把握，仍與朱說相同。《毛詩振雅》亦曰：「首言父母，意甚深，情甚正，詞甚苦。即《沔水》『莫肯念亂，誰無父母』意。次章以後，字字念念不忘父母，然不外一『敬』字，便是『我友敬矣』注脚。蓋守身事親，是人生日用學問，不獨處亂世為然，而亂世為甚。然則處亂世無他，苟免之道亦只是尋常守身事

親而已。末一章摹出一「敬」字，則事親守身之本也。」由此可見，不但在動亂時期，即使太平之日，社會關係亦相當複雜，古今同慨。

徐光啓則贊其藝術曰：「此篇五興，各有深致。排喻婉篤，寄意高遠。比物連類，莫妙於此。屈原雖長於譬況，自當北面，那得厲行！」所言「五興」，一興即首章「鳴鳩」，此興聯繫《鵲鳩》篇之「鵲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」句和《凱風》「有子七人，母氏勞苦」句，以應末二句「明發不寐，有懷二人」詩意。二興、三興為三章「中原有菽，庶民采之」、「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」。「采菽」為養家育子，以興「蜾蠃」負「螟蛉」之子，再興「教誨爾子，式穀似之」，這在《詩經》中亦少見。四興為四章「題彼脊令，載飛載鳴」，以喻兄弟互相牽掛之情。五興為五章以「桑扈」啄食穀物，喻遭受災難。用排比式比興，《詩經》中亦不多見。說屈原本《詩》取興，以致青出於藍，則可，以為屈原當北面，不得厲行，似乎誇大了。

小弁

弁彼鸛斯〔一〕，歸飛提提〔三〕。民莫不穀〔三〕，我獨于罹〔四〕。何辜于天〔五〕？我罪伊何〔六〕？心之憂矣！云如之何〔七〕！

蹶蹶周道〔八〕，鞠為茂草〔九〕。我心憂傷，惄焉如擣〔一〇〕。假寐永嘆〔一一〕，維憂用老〔一二〕。心之憂矣，疢如疾首〔一三〕。

維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〔一四〕。靡瞻匪父〔一五〕，靡依匪母。不屬於毛〔一六〕，不罹于裏〔一七〕。天之生我，我辰安在〔一八〕？

菀彼柳斯〔一九〕，鳴蜩嘒嘒〔二〇〕。有渰者淵〔二一〕，萑葦淠淠〔二二〕。譬彼舟

流〔三三〕，不知所屆〔三四〕！心之憂矣！不遑假寐〔三五〕。

鹿斯之奔〔三六〕，維足伎伎〔三七〕。雉之朝雊〔三八〕，尚求其雌。譬彼壞木〔三九〕，疾用

無枝〔四〇〕。心之憂矣，寧莫之知〔三一〕？

相彼投兔〔三二〕，尚或先之〔三三〕。行有死人〔三四〕，尚或瑾之〔三五〕。君子秉

心〔三六〕，維其忍之〔三七〕。心之憂矣，涕既隕之〔三八〕。

君子信讒，如或疇之〔三九〕。君子不惠〔四〇〕，不舒究之〔四一〕。伐木掎矣〔四二〕，析薪

地矣〔四三〕，舍彼有罪〔四四〕，予之佗矣〔四五〕！

莫高匪山〔四六〕，莫浚匪泉。君子無易由言〔四七〕，耳屬於垣〔四八〕。無逝我

梁〔四九〕，無發我笱。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！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弁（pǐn）彼：即弁弁，喜樂貌。一說翻飛貌。鸞（sī）：又名卑居，烏鴉之一種。斯：猶「兮」。

〔二〕提提（sī）：羣飛貌。

〔三〕穀：善。

〔四〕罹：憂患。

〔五〕辜：罪。

〔六〕伊：是。

〔七〕云：語氣詞。如之何：怎麼辦。

〔八〕蹢躅（zhu）：平坦貌。周道：同「周行」。

〔九〕鞠(jū)：阻塞，充塞。意謂平坦大道爲茂草所塞。

〔一〇〕怒(nù)焉：憂思貌。擣，當從《韓詩》作「疔」。形容心中惶惶不安之貌。一說，如搗，即如杵搗之，也是形容心中忐忑不安的。

〔一一〕假寐：和衣而眠。

〔一二〕維：發語詞。用：以。

〔一三〕疚(jiù)：本指熱病，此處泛指煩惱、憂病。疾首：首疾，頭痛。言心中煩亂而頭痛。

〔一四〕維桑與梓，必恭敬止：桑梓爲古代北方生長較爲普遍的樹木，古代祭祀土地神的聖地——社的周圍，多種植有其地所宜生長的樹木，桑梓自在其列。社稷乃國家的象徵，因而望桑梓而恭敬之，實際上表達的是對家國的關心熱愛之情。

〔一五〕靡瞻匪父：「靡……匪……」，猶「沒有……不……」。瞻，敬仰。

〔一六〕屬(zhǔ)：連屬。

〔一七〕不罹于裏：罹，一作「離」，或讀爲「麗」，即附著。裏，心腹。一說「毛」指裘之表，「裏」指裘之裏子。一說此是以裘爲喻，言自己與父母，就像裘皮的表裏相連一樣。

〔一八〕辰：時。

〔一九〕苑(yuàn)：茂盛貌。

〔二〇〕嘒嘒(huì)：蟬鳴聲。

〔二一〕有漙：猶「漙漙」，水深貌。

〔二二〕萑(huān)葦：蘆葦，詳《七月》注。淠淠(pì)：草木繁密茂盛狀。或以爲狀聲詞，狀風吹蘆葦的聲音。

〔二三〕舟流：指舟船漂流水上。

〔二四〕屆：至，止，歸宿。

〔二五〕不遑：無暇，顧不得。

〔二六〕斯：猶「兮」。奔：奔跑，這裏指奔從其羣。或以爲有求偶意。

〔二七〕伎伎（gǐ）：形容鹿奔走時四足的姿態，類似奔馬之「翻蹄亮掌」。

〔二八〕雉（gōu）：雉鳴。

〔二九〕壞木：指樹木多瘤無枝。

〔三〇〕疾：病。用：猶「而」。

〔三一〕寧：何。

〔三二〕相：看。或以爲猶「夫」，提示之詞。投：掩捕。或以爲投契、拋棄。

〔三三〕先：開放兔網。一說先，驅走。或以爲「先」同「西」，當作「璽」，同「堙」，即掩埋。

〔三四〕行：道路。

〔三五〕瑾（jǐn）：掩埋。

〔三六〕秉心：居心，存心。

〔三七〕忍：忍心，殘忍。

〔三八〕隕：落。

〔三九〕疇：主人敬賓客酒。一說答謝別人敬酒。此言「君子」喜歡聽信讒言，如同接受別人敬的酒。

〔四〇〕惠：愛，順。一說「慧」之音轉，訓「慧智」。

〔四一〕舒：緩慢。究：考察，一說考慮。意謂君子不徐徐地考察事情的真相。

〔四二〕揜（ㄓㄢˋ）：牽引。此指伐樹時，用繩拉住樹梢，使樹砍完後向指定的方嚮倒下。

〔四三〕地（ㄉㄧˋ）：順著木理劈薪柴。

〔四四〕舍：舍免。一說訓「凡」。

〔四五〕佗（ㄊㄛ）：加。意謂把有罪的人放過，而把罪責橫加在我頭上。

〔四六〕莫高匪山：「莫……匪……」，猶「無……不……」。胡承珙《毛詩後箋》云：「此言無高而非山，無浚而

非泉，山高泉深，莫能窮測也，以喻人心之險猶夫山川。」一說「匪」讀「彼」。

〔四七〕易：輕易。由：於。

〔四八〕屬（ㄋㄩˊ）：附著。垣：牆。即隔牆有耳之意。

〔四九〕「無逝我梁」以下四句：見《邶風·穀風》注。

【譯文】

那快樂的卑居鳥，成羣地飛回鳥窩。人家沒個不幸福，只有我獨自遭禍。何處得罪了上天？我究竟有何罪過？我心裏如此憂傷！竟不知爲之奈何！

那本是條平坦的國道，卻已長滿茂盛的野草。我心中充滿巨大憂傷，痛苦不安如萬杵齊搗。和衣躺下只有長嘆息，萬分的憂傷使人衰老。我心裏是如此的憂愁，這痛苦令人痛心疾首。

望見了神社周圍的桑梓，一定會產生恭敬的心理。沒人對父親不心存尊仰，沒人對母親不深懷依依。而今我既不附著於皮毛，更不能指望依附於皮裏。上天既生了我這樣的人，何時纔是我生存的時機？

在那繁茂的柳叢中，蟬聲在不停地叫鳴。在深不可測的水邊，那蘆葦茂密又繁盛。我像那水中的小船，不知道終止的

行程！憂傷纏繞著我的心靈！連躺一會也不得閑空。

野鹿奔跑著尋找鹿羣，它的四腳輕快地翻騰。野鷄在清晨叫個不停，是爲了向母野鷄求情。我像長了瘤子的病樹，疾病的折磨枝葉凋零。內心的憂愁如此強烈，竟然沒有一個人知情？

看那被捕獲的野兔，還有機會解脫獸網。那路上躺倒的野屍，也還有人把它埋葬。那君子卻存心不良，竟殘忍地讓我受傷。心裏憂愁如此強烈，忍不住我眼淚流淌。

這君子喜聽信小人的讒言，像有人給他敬酒那樣舒坦。這君子真是愚蠢到了極點，聽到讒言從不慢慢地查看。砍樹時要用繩子拉住樹梢，劈柴時要看準木柴的紋道，他放棄了造謠生事的罪人，加罪於我而不作思考。

沒有甚麼山不高大險峻，沒有甚麼泉不水深清清。君子所以不能輕易講話，因爲牆外有人附耳探聽。誰也不要到我的魚梁，也不要將我的魚笱亂動。想來我自身尚不被容納，何必考慮以後的事情！

【評析】

這是一首被棄者的詩，情感委婉曲折，對遺棄者的心理曲盡刻畫之能事。

據詩中「雉之朝雉，尚求其雌」之喻，與卒章「無逝我梁」四句又見於棄婦詩的情況判斷，這應該是一首寫被逐出家門的棄婦詩。且篇中頻呼「君子」：「君子秉心，維其忍之」、「君子不惠」，也頗類婦人傷心口氣。

古代學者對此詩的藝術特點，有過極精闢的分析。徐光啓分析說：「此詩發明悲怨之意，至深至切，畢志極情，萬迴千轉，鑢心刻骨，蓋處家人父子之變，更無別有，但有哀傷痛割而已。然曲喻罕譬，婉諷微規，動之以至情，觴之以天性，雖復金玦長辭，銅龍永絕，猶惓惓望君之一悟也。蓋不獨情至曲盡，其文亦不在《東山》、《常棣》之下矣。此詩到此（四五六章），求哀乞憐之意，不復可加，圖回感悟之方更無餘術，是盡情語、盡頭路也。下二章『君子信讒』，卻是推原見發之本；『無易由言』，又是推信讒之本，意外生意，情外生情。說到末段，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。其冀望

感悟愈深愈微，綢繆繾綣甚於痛哭。正如畫家以從官爲伍伯，車中人爲從官。其車中乃是天人，非復意想所及。文章之妙，一至於此，可謂筆下有神，章法神品。說到『秉心』之忍，語意已盡，後二章亦是餘文，如辭家繾綣之體，然卻節外生枝，不似後人關門閉戶也。」魏浣初《詩經脈講意》說：「宜以章內『憂』字爲主。首章傷己無罪見棄，以發思慕之端；二章極道其憂傷之甚；三章則反其不見愛者而莫得其故；四章嘆己之無所依；五章嘆己之不見顧；六章總上意而傷王心之忍；七章推其心之忍者易惑於讒人；八章原讒之所起由王易其言以來之。夫易其言以來讒邪之口，信讒言而有廢黜之加，此太子所以始雖有不忍之情，而終致決絕之意也。章內『憂』字凡五見，曰『云如之何』，其詞尚緩；曰『疚如疾首』，則切於身矣；曰『不遑假寐』，則晝夜無休歇；曰『寧莫之知』，則無所控訴，而倉卒急迫，故遂以隕涕終焉。《白華》之詞簡而莊，《小弁》之詞婉而切，則處父子與處夫婦之變異也。」他們對本詩主題的看法與我們不同，但對藝術和情感邏輯的分析卻十分精到。

巧言

悠悠昊天^{〔一〕}，曰父母且^{〔三〕}！無罪無辜，亂如此幪^{〔三〕}。昊天已威^{〔四〕}，予慎無罪^{〔五〕}。昊天泰憮^{〔六〕}，予慎無辜。

亂之初生，僭始既涵^{〔七〕}。亂之又生^{〔八〕}，君子信讒。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^{〔九〕}。君子如祉^{〔一〇〕}，亂庶遄已。

君子屢盟^{〔一一〕}，亂是用長^{〔一二〕}。君子信盜^{〔一三〕}，亂是用暴^{〔一四〕}。盜言孔甘^{〔一五〕}，亂是用餗^{〔一六〕}。匪其止共^{〔一七〕}，維王之卬^{〔一八〕}。

奕奕寢廟^{〔一九〕}，君子作之。秩秩大猷^{〔二〇〕}，聖人莫之^{〔二一〕}。他人有心，予忖度